

清宮秘史



上海宏文圖書印行

清宮秘史下冊

因荔枝而殺人

仁宗最嗜荔枝。當時未有火車輪船。驛遞傳來。輒經旬日。變色變香變味。此亦勢所必然者。仁宗往往遷怒於驛官。借他事而殺之。故當此差者。恒慄慄危懼云。

不願做皇帝願得和相宅

慶僖親王諱永璘。高宗十七子。貌豐頤。天性直厚。敦於友誼。御下甚寬。護衛於衆中倨傲之。亦不責也。高宗末年。或有私議儲位者。王曰。天下至重。何敢妄覬。惟冀他日將和珅邸第賜居。則願足矣。仁宗聞之。卽與王訂立盟約。尤於父前道揚其美。仁宗卽位。籍沒和相。卽將其宅賜王居之。以酬昔言。庚辰春薨逝。仁宗震悼。賻襚甚優。異於他邸焉。

• 嘉慶之得橫財

和坤擅權二十餘年。至嘉慶三年以前。未嘗一被彈劾。專制之蔽。風節之墮。至是而極矣。乾隆間。御史曹錫寶雖嘗一劾其家奴劉全。藉勢招搖。家資豐厚。然廷臣查勘。竟以風聞無據覆奏。錫寶反坐妄言被詰責。至嘉慶四年正月三日。高宗崩。而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始承風旨。交章劾和坤。即日奪職下獄。尋賜自殺。其家財先後抄出。凡百有九號。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。已值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萬兩有奇。未估價者尙八十三號。論者謂以比例算之。又當八億兩有奇。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。僅和坤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。政府歲入七千萬。而和坤以二十年之宰相。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。查抄後。仁宗悉移入內庫。當時謂皇帝得橫財。厥後頤和園之建築。雖賴海軍之收入。其大宗支出。實恃有此款也。可謂造孽錢矣。

• 梓宮聲如雷鳴

仁宗大行。梓宮自熱河奉移入京。工部奏。例用一百二十八人大槨一分。沿途十宿。每宿分六十班。每班需用押槨官四員。自少卿科道以下。主事以上。公侯伯以下。參領雲騎尉以上。前鋒參領護參領八旗參領副參領上三旗頭等侍衛下五旗王府長史內。移取能事者。每班四員照管。三十八人。旛槨一分。三十旗。每班派部員官四員。包衣官四員管轄。宣宗先一時進城。由神武門入見太后。仍出安定門跪迎。俟梓宮過。復馳至內東華門外跪迎。步行隨入宮。梓宮入東華門。至箭亭換小槨。然後入景運門。至乾清宮。一夕忽聞梓宮內如雷鳴者三。守者咸驚懼而逸。莫知其爲祥爲殃也。太后聞之。使秘其事。

• 仁宗之防奸

仁宗受禪後。和珅以擁戴自居。驕橫愈甚。遇有奏高宗者。皆珅代白。左右非

之。仁宗曰。朕方倚相公理四海。何可輕也。珣又薦其師吳稷堂（省蘭）爲仁宗錄詩草。暗覘仁宗動靜。仁宗知其意。吟咏中不露圭角。珣心安之。及高宗崩。王黃門（念孫）廣侍御（興）等先後劾之。仁宗立命儀成二王傳旨逮珣。並命勇士阿蘭保監以行。讀味餘書室稿中唐代宗論云。代宗雖爲太子。亦如燕巢於幕。其不爲輔國所讒者幾希。及卽位。若明正輔國之罪。肆諸市朝。一武夫力耳。乃捨此不爲。以天子之尊。行盜賊之計。可愧甚矣。某師傅見之。咋舌曰。禍不遠矣。急命火之。

• 鑽石殺賊

嘉慶十八年。林清黨徒闖入宮中。意圖行刺。時宣宗在上書房讀書。聞變。命內監取槍至。登垣瞰敵。顧內監與教徒通。所奉之槍。無一實彈。俄見有執白旗攀踰養心門進者。宣宗舉槍擊之。未命中。怪而察之。知爲空彈。因急取衣服間銀釧作丸。再擊之。應聲斃。教徒乃不敢踰垣進。或云宣宗性奢侈。衣鈕

以鑽石爲之。故能擊賊命中。銀釧之說不足憑也。

• 罪不連及

和孝公主爲惇妃所生。高宗以其貌類己。鍾愛異常。性剛毅。能彎十石弓。少嘗男裝。隨上較獵射鹿。上大喜。賞賜優渥。和相恃寵於高宗。乃爲其子豐紳殷德求昏。高宗問諸公主。公主涕泣不言。固問之。則曰他日如有不測。願無株累。高宗乃書罪不連及四字賜之。及和相賜死。公主以四字示仁宗。因貸其夫婦。而給以一分之家產焉。

• 如意作祟

滿洲舊俗。凡值年節。王公大臣督撫等。必進如意於朝。以取兆吉祥。入關後。仍沿其舊。未之革也。至嘉慶朝。乃有禁止之諭。曰。諸臣以爲如意。在朕觀之。轉不如意也。是時聞者。莫測其故。謂如意亦微物耳。進與不進。無關國家大計。胡乃於親政之初。他務未遑。獨斷斷然注意於此。詞有知清之宮史者曰。

此仁宗之隱衷。由惡和坤而牽連及之耳。蓋仁宗之得立爲太子也。他人未及知。獨和坤先知之。因遞如意於仁宗。以爲後日固寵計。厥後仁宗果得立。以爲坤既漏洩機密。設將此事載入歷史。則將爲後人所笑。故毅然禁之。或曰。清有堂子廟。供一大如意。仁宗幼時入廟見如意。輒驚而病。故有不如意之語。宮女之以如意爲首飾者。非時節不敢佩帶云。

• 乾清宮災異聞

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。乾清宮災時。一監在殿屋上救火。初見白烟一縷。起自殿脊。直上高約一二尺。煙中即現一冠帶人。高亦不過尺許。愈上愈小。頃聞裂帛一聲。化爲黑烟而散。自是或現女子身。或現道士身。或現書生身。或現盔甲身。高者尺許。短者數寸。不一而足。及殿脊火出乃止。蓋皆殿中精怪也。

成得者。內務府之廚役也。嘉慶八年。仁宗幸圓明園。成得突前行刺。侍衛某額駙勇敢絕倫。成得不能敵。遂被擒。仁宗命王大臣及六部九卿會訊之。成得無實供。但云事若成。則公等所坐之處。即我坐處而已。會訊者復命。後仁宗不欲遽興大獄。遂命並其二子誅之。處決時。牽其二子至。一年十六。一年十四。貌皆韶秀。善尙在塾中讀書也。促令向成得叩首。訖。先就刑。成得瞑目不視。已乃割成得耳鼻及乳。從左臂魚鱗碎割。次及右臂以至胸背。初尙見血。繼則血盡。但流黃水。割上體竣。成得忽張目呼曰。快些。監刑者謂之曰。上有旨。令爾多受些罪。遂瞑目不復言。成得既死。其所以行刺者。究由何人指使。無一知之。幾爲千秋疑案。圓明園被燬。一老宮女流落民間。據云成得審問時。自云他人不必問我。我當爲皇帝言之。仁宗即提入宮中。屏去左右。成得乃言我實福王六世孫。我爲我家報仇。死亦何恨。

• 某妃之神技

宣宗某妃。爲直隸保定府人。父爲老鏢師。一切武藝。無所不嫻。槍法尤百發百中。晚年乃將其技術。盡傳之其女。某年女入京。至外家。爲宣宗所聞。遽以重金。啖外家。外家勸之入宮。宣宗寵愛殊甚。有時隨女練習。亦能稍得其所傳。某年之亂。教匪闖入宮內。賴某妃立於殿角上。槍斃數賊。而後亂定。世第知宣宗之殺賊。而不知某妃之爲首功也。厥後修清史者。其無遺此奇女子哉。

。一副急涕淚

道光之季。宣宗衰病。一日。召二皇子入對。將藉以決定儲位。二皇子各請命於其師。時皇六子之師傳爲卓秉恬。教恭王曰。上如有所垂詢。當知無不言。言無不盡。皇四子之師傳爲杜受田。謂咸豐帝曰。阿哥如條陳時政。智識萬不敵六爺。惟有一策。皇上若自言老病。將不久於此位。阿哥惟伏地流涕。以表孺慕之誠而已。如其言。帝果大悅。謂皇四子仁孝。儲位遂定。

• 御用筆每支五百兩

御用筆向皆選取紫毫之最硬者。方得奏進。筆管皆鐫天章雲漢等字。每筆報銷五百兩。外加鐫字五十兩。宣宗即位。以其不合用。命戶部尙書英協。接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。取純羊毫兼毫二種。命仿此製造。復以管上鐫字。每多虛飾。命以後各視其筆。但鐫純羊毫兼毫字。價亦大減。每管報銷至數十兩而已。

• 代補套褲宰相

宣宗服用甚儉。所服套褲。當膝處穿破。輒令所司打掌。蓋綴一圓綢於其上。一時大臣皆效之。一日。召見軍機大臣時。曹文正跪近御座。宣宗見其綴痕。問曰。汝套褲亦打掌乎。對曰。易作甚費。故亦補綴。宣宗問曰。汝打掌須銀幾何。曹愕眙久之。曰。須銀三錢。宣宗曰。汝外間作物大便宜。吾內府乃須銀五兩。言時繼以嘆惜。嗣後打掌。輒命宮監送至曹大人處。宮中謂之打掌相公。

• 黃馬褂

宣宗八歲時。隨皇祖父較射。以小弓箭一發中的。再發再中。上大喜。諭令再中一矢。賞黃馬褂。果又中一矢。遂收弓矢。跪於前。上若弗解其意者。問何欲。仍跪而不言。上大笑。趣以黃馬褂衣之。倉卒間。不得小褂。則以大者裹抱而去。即位後。每逢大節。輒衣此褂。語羣臣曰。此皇祖之賜也。彌留時。即命以此爲殉。

• 皇帝扮戲

清朝皇帝之好俳優者。頗不乏人。當道光時。宣宗之生母尙存。帝於母后生日。演斑衣戲綵一闌。以娛之。帝挂白鬚衣五色衣。手持鼗鼓。作孺子戲舞狀。面太后而唱。至同治間。穆宗所演則卑劣矣。穆宗好演戲。而又不能合關目。每演必扮戲中無足重要之人。一日。演打竈。載激扮小叔。載激者。恭王奕訢之長子也。某妃扮李三嫂。而帝則扮竈君。身黑袍。手木板。爲李三嫂一詈一

擊以爲樂。嗣爲慈安所知。凡與皇帝演戲者。處死不論。同治欲演。不能。每晚入后宮閉門。後黜后與之串戲。戒宮女毋洩其事。

• 大學士司鼓

滿州主僕之例甚嚴。主家之裔。雖降於皁隸。奴裔雖貴至公卿。主家有事。必躬往執賤役如故。相傳此例爲世祖及董妃所定。道光朝。大學士松筠出身奴籍。秉政後。帝甚倚重之。一日。請假不到。帝異之。問曰。松筠何事請假。一滿軍機對曰。因該旗主家有白事。（滿人謂喪事爲白事）松筠照例前往當差。帝曰。汝往視之。如無甚要事。可命其銷假前來。滿軍機銜命往。至則松筠身穿白袍。坐大門外。司鼓。滿軍機傳旨。訖。次早面奏情形。帝大怒。謂該旗主有意侮辱大臣。欲降旨免其奴籍。松筠泣言祖制如此。奴才不敢違例。道光嘉其知禮。

• 管家婆

管家婆者。公主之保姆也。公主欲宣召駙馬共枕席。必先賄之以費。始得相聚。否則管家婆必多方間阻。甚至責以無恥。女子性柔面軟。莫不被其制限。故有清一代。公主無生子者。有亦多駙馬側室所出。至公主中子女衆多。而又夫婦相得如民間者。二百年來。僅宣宗之大公主與其夫符珍耳。大公主之初嫁也。有所召。亦爲保母所阻。年餘不得見駙馬面。怒甚。忍而不言。一日入宮。跪宣宗前。請命曰。父皇究將臣女嫁與何人。帝曰。符珍非爾壻耶。公主曰。符珍何狀。臣女已嫁一年。未之見也。上曰。何以不見。公主曰。保母不使臣女見也。上曰。爾夫婦事保母焉得管。爾自主之可也。公主得命。回府立斥保母。召符珍。伉儷甚篤。生子女八人。可謂有清以來。首屈一指矣。按管家婆大半爲皇后贈嫁之媵婢。故權勢亞於皇后云。

• 麻雀牌之始於宮中

麻雀之戲。世傳寧波人創爲之。而盛行於京師。官僚狂賭。一局至有數十萬

之輸贏。似乎風氣之開。由南而北矣。然據京城之老於麻雀者云。其始實出自宮中。當粵匪捻匪之亂。英人法人之擾。外患內憂。相逼而來。文宗勤勞萬。心力爲瘁。后妃集議。思假遊戲之具。以解其憂。某妃者。爲吳王臺畔人。素有巧慧。乃將紅樓夢中所謂同索萬者。演爲一百三十六具。初則用紙爲之。繼則用竹爲之。相與導文宗習此戲。臨朝餘暇。樂之不疲。或缺一二人。則某某親王。亦時承其乏。由藩邸而官僚。由官僚而齊民。遂釀成後日之大賭局。當時某御史曾據風聞以入奏。有皇上一夕。輸去百萬。上行下效。已成賭國等語。而文宗諱莫如深。留中不發。并戒某御史以後不得妄言。向之所謂自南而北者。實則自北而南。寧波人何冤而爲集矢之的。異哉。

• 四秋

圓明園中多置漢女。最爲文宗所寵愛者。莫如四春。四春皆吳人。其後某內監。又於揚州瘦馬家。覓得四秋。一曰秋風。二曰秋月。三曰秋霞。四曰秋露。其

技與色均在四春之上。文宗乃移其四春之寵愛於四秋。無何。因水土不服。時生小疾。四春以重金賄太醫院某醫。乘間毒之。不一年相繼而死。文宗爲誅某醫及內監數人。而不究四春亦冤矣哉。

• 衣上吳恩人

孝欽父任湖南副將。卒於官。姊妹歸喪。貧甚。幾不能辦裝。舟過清江浦。適有官副將者。喪舟亦艤河畔。邑宰吳勤惠公致賻三百兩。往將命者。悞送孝欽舟。孝欽公然受之。吳怒。欲促其返璧。一幕客曰。聞舟中爲滿洲閨秀。入京選秀女。安知非貴人。姑結好焉。於公或有利。公從之。且登舟行弔。孝欽感甚。語妹曰。吾姊妹他日得志。無忘此令也。旣而孝欽入宮。被寵幸。誕穆宗。常於內衣裏。繡勤惠之名。而冠以恩人二字。一日爲上所見。則舉前事以對。當垂簾日。勤惠已任知府。累擢至川督。歿於位。易名曰惠。猶志前事也。

• 僧王之遭疑忌

日僧忠觀王見一賣羊肉者。車載羊肉纍纍。因顧語門者。爲市二斤。其時京師肉價低。羊肉每斤不過錢三十而足。門者支錢出。王自門者手中索得之。擗以二指。伸手以授販夫。販夫直前取。觸錢。錢轟立如小銅砲。指下上抵。兀然不得動搖。乃駢四指。握而撼之。弗勝。則拔以兩手。最後乃脫其挽車之轡。貫而負之以肩。爲狀殆如緯夫之曳巨筏。顧緯夫雖俯其躬至地。而筏仍勿進。但見王略一振臂。手背藍筋條條露。兩指益弩張。中空似半月。此數十箇之青銅錢。不勝拇指之壓迫。乃自指間格格作響。販夫所負之車。輶爲年已久。勢且垂朽。而用力過猛。亦時時有裂聲出於腦後。販夫流汗被額。不自知其輶之將絕。仍彎其腰。悉力前曳。王懼其傾仆。勢且破腦。乃疾呼止之。販夫既止。旁立牛喘。王笑而與之錢。販夫得錢數之。則錢十九齋粉。不覺大駭。服跪伏王前。王大笑。令門者易錢與之。王之神勇。早爲慈禧所疑忌。當時有憂在內不在外之言。其死於攻捻之役也。屍弃田中。或謂王知之而自盡。或

曰慈禧使人殺之也。

• 廢西后之密詔

文宗既寵西后。後旋即有娠。誕生穆宗。是時文宗心喜甚。故有庶慰在天六年望。更欣率土萬斯人之詠。已而西后漸放縱。因不喜其爲人。每與肅順言。欲廢之。而卒未忍。迨至熱河疾篤。始密書遺詔。付東宮鈕祜祿氏曰。西宮援母以子貴之義。不得不並尊爲太后。然其人絕非可倚信者。卽不有事。汝亦當專決。彼果安分無過。當始終曲全恩禮。若其失行彰著。汝可召集廷臣。將朕此旨宣示。立卽賜死。以杜後患。觀此遺詔。可知文宗並無令兩宮垂簾之意。而慈安之姑息。以至不得其死。亦禍由自取矣。

• 皇帝吃醋

咸豐季年。有雛伶朱蓮芬者。貌爲諸伶冠。善崑曲。歌喉嬌脆無比。且能作小詩。工楷法。文宗鑒之。不時傳召。有某御史者。亦狎之。因不得常見。遂直言極